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疋江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羅萬選

謄錄監生<sub>臣</sub>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十九

宋 李覲 撰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

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  
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  
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今數千百年學者因  
循鮮能道平土之謂雖道之猶鹵莽未見其詳於戲  
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有欲談三王可不盡心哉  
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辯  
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  
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又按周禮載師職曰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大都之田任噩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

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

縣地五百里為疆地

鄭注不甚詳明其意然也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為都其曰甸稍

縣都者是也

此王國遠近之別也然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

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

損之以為周禮乎今本周禮為定

下意  
倣此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

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按遂人職曰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  
縣為遂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  
外為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今據百里內近  
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為六鄉其餘又以為場圃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場圃任園地郊  
甸皆有之今獨  
於郊言  
者畧也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為六遂其餘又以為公  
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  
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

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賁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

王子弟所

食邑亦三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畺稍疏者與鄉同食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



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也然則稍地為家邑縣地為小都畷地為大

都其餘亦皆以為公邑也此任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

謂方六尺也步為方一尺者三十六

步百為

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

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

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

縣方二十里

其實四成也

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

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

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矣此制田之例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畝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

同周禮則四成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

鄙為井田

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

二百里以內鄉

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為田覲謂王制之云抑未為得康成取之良誤矣夫山川之廣狹自非目見

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勢或數百里平易無山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載使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觀所計祇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為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廢令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宜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為

成方百里為同亦皆以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  
占其間也推此以往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洫

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

八尺曰尋鄭  
注重屋義然

深二仞而遂人

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所以通

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

二仞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

其外焉其尺數皆依匠人是則經之互文明矣而川之

廣深康成不解賈釋云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是則川廣四尋深四仞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曰軌鄭注經涂義然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觀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謂容大車一軌廣六尺然皆無丈可據以意言之耳既以涂依洫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遂溝二而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尺四尺也

觀謂既以互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之注止以萬夫為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畝為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絕不言溝涂所占若以溝瀆涂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苟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畝不止方八里也若以溝



涂不別出祇就減夫田為之則名為授田百畷而又以  
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徑至小而川  
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者則所減甚多  
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之意乎今覲悉計出  
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  
增占一畝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  
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內其要皆在以官  
地為溝涂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

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別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為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凡數三分有一為少半

則是

三十三里一百步也

三百步為一里

萬夫之間自東至西九十

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

此步直謂廣六尺不

言方也後以意察之

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二十四步

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為三十二尺路廣三軌為

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計增一百二步  
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廣四尺畛廣四尺  
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二尋為一十六尺道  
廣二軌為一十六尺則四十八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共廣  
之同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  
四尺東西增一百二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  
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南北增一百八  
十六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

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

又以所增之地拆之為夫

舊以

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歸為萬夫外所增者并算之

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

四尺橫三十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

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

四尺橫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

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

六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

八尺歸之為步又為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八

尺

此以三十六尺為方一步也

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百九

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為畷畷百為夫是為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畷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畷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為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拒于近郊之表各從四十五里有半其橫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

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置二萬夫  
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每面三門固有三涂其執必  
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須避而處兩角以每面而  
視之則各有二萬夫統而論之則四角纔四萬夫也百  
里為遠郊以兩面合言之方二百里也自近郊之表拒  
于遠郊之表各從五十里其橫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  
可置五萬夫南北二面各可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軋  
纔足容此一十六萬夫也二百里為甸地以兩面合言

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

里其橫各四里東西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

外行一十

一萬夫裹行九萬夫

南北二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

外行九萬夫裹

行七亦皆以地形相軋纔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

其餘皆不

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其數見於後

九曰接近郊之內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

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為七百

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為八萬九

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  
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  
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夫九十九  
畝九十一歩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  
步三十二尺

此地不方正不可  
為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內方二百里為方一里者四萬凡里九  
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萬為  
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為二十七萬夫四面



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  
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畷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  
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畷六十四  
步一十六尺 東面一行五萬夫前箕每萬夫各有川  
路四周其外蓋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  
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川四路謂自西而東者凡一川  
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  
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

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為畷畷百為夫是為九夫四十二畷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畷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南面一行三萬夫其間當省二川二路謂自北而南者凡一川一路東西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

為尺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  
為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  
步二十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為九夫五十畝七十  
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  
九夫有一畝五十一步四尺北面亦如之 四面共省  
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畝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卻於上  
十六段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畝六十  
四步一十六尺之內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畝三

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晦二十九步二十八尺 遠郊二十七萬夫

除此十六段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

晦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

三夫四十六晦七十步有八尺

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

十一曰按甸地之內方四百里為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凡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為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

二萬為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  
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  
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七十四萬九百  
六十九夫九十八畝四十步 東面外行一十一萬夫  
其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畝九十  
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畝一十五步二十  
尺 東面裏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  
夫四十三畝三十二步一十六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

一橫川一橫路

謂自北而南橫亘九萬夫

前築每萬夫南北廣三十

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

里一百八十步今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

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

四尺九萬夫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

路橫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

得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

百九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五百

三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步有四尺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畹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面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畹三十一尺有四步西面亦如之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畹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有六畹四步一十六尺南面裏行七萬夫其間省六川六

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畝五十三步一十二尺 上兩

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

謂自西而東橫亘七萬夫

前筭每萬夫

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

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槩

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

共已省五十六步七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

十二步有四尺則此川路橫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

二步有四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畷一十八步有八尺凡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有五畷七十六步北面亦如之 四面共省九百八十八夫五十六畷一十四步有八尺卻於上七十二段七十

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畝四十步之內除此九百  
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七十四萬有  
六十一夫四十二畝二十五步二十八尺 甸地一百  
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  
二畝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猶有三十三萬九千九百  
三十八夫五十七畝七十四步有八尺

此地亦不方正  
不可為萬夫之

川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曰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成方十里也

一畝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也井

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二徑遂廣

二尺徑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及兩旁則

有九溝九畛

溝廣四尺畛亦四尺

遂徑溝畛共增二十二步有四

尺

南北亦如之凡此井田為溝洫異於鄉遂萬夫此每夫之四面從橫皆為遂井之四面從橫皆為溝以至

於邑丘畝不復別為限隔旁加為成乃為洫焉成之四面從橫皆為洫以至於縣都亦不復別為限隔四都旁

加為同乃為澮周其外焉

十里之中既取八里二十二步有四尺以

為一畝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

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

為二夫之田

從二夫也

二夫之間及其外又以一步二尺為

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

二尺成之每面又為一湫一涂

湫廣八尺涂亦八尺

然多是兩成

相接平分之則此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

除此一步二尺餘止有八十六步矣今以二夫之田為

二行

前以二百步為二夫者也

又以八十六步為一行

共三行也

四面每

面內第一行橫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

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夫者以晦言之四面每面橫一百步從八十六步者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為方一步者八千六百是為八十六晦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共四段每段為方一步者七千三百九十六是為七十三晦九十六步積晦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每段已有遂徑溝畛間之不復計為夫矣一成之中除一畝之田及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成夫者又得

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

鄭云旁加一里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為井矣

又計成之面積百步者二十八橫八十六步者二共橫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又其間為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半湫二半涂共橫二十八步通計三千步凡三百步為一里此橫十里畧無差也四面皆然

成為縣

經曰四甸其

四縣為都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

十里旁加十里

加一成也

為百里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

筭成法每一成合各為一湫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

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占半湫半涂今此一同百成其

中六十四成四面皆有接每面各祇占半湫半涂如前

法矣至於旁加三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為全湓全涂乎曰否凡一同之外當為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是則須變半湓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也

半湓半涂其廣

一步二尺一澮一道其廣五步二尺然則增四步也

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

一面半湓半涂以為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內除橫二十八步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湓二半涂

皆為展計從者

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步步百  
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前筭一成之田其  
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  
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止有九千八  
百八晦九十六步 四成皆田曲兩面無接變其兩面  
之半涵半涂以為一澮一道 一面如上所計增占一  
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 一面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  
本十里也其四步  
已入右面所計矣 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四步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

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

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地矣

展計

一百四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  
二步二十四尺通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萬  
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為畝是為一百一  
十八畝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筭一成之田其不成夫  
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今復增此兩面  
澮道所占共二百三十七畝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

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一同百里  
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今此筭一同百  
成成中一畝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為五百七十六夫  
旁加又得二百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七萬  
八千四百夫也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  
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  
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又四成成有九千六百  
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八千

二十九畝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  
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畝二十二步二十四尺統論  
之則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畝  
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  
也

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  
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畝七十七步一十二尺

雖然

此獨以一同言之耳如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別見於後  
今據稍縣都並是兩同相接無用此制然述法之始須  
先定一同而後可議具有接無接故特先為此制也亦  
恐山川隔破其間或有獨置一同之處焉耳經曰同間  
謂之澮誠謂兩同間為一澮也澮以下意亦同以都鄙

而形鄉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皆省一川也

十三曰按稍地二十同其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

接抵甸地也甸地雖有萬夫之川與之相接然其制度不同故此稍地別為澮道若無接然也其四

同各四面皆有接在四角也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

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 中間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

半澮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

十八畝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

畝九十六步 左右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澮半涂

以為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畝

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澮半涂以為半澮半道

以同曲故

此一面又變之然與他同接故但為半澮半道半澮半涂共八尺半澮半道共一十六尺然則增一步二尺地

矣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

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

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為

尺則得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九百

九十八步二十四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

四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

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

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刺退四步之內矣

展計二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二十尺通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為畝是為三十九畝五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畝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接之面凡二十六成二十四成處三面

每面八成

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

澮半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三千步  
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又為一千步  
積步得四千步內除橫二十八步從一步二尺前是二  
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展計二十八步  
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  
一十二尺通計三十七步一十二尺外猶占三千九百  
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畝是為三十九畝六十二  
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道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

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  
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二成處兩角每成之一面變其  
半畝半涂以為半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畝六  
十二步二十四尺又一面亦變其半畝半涂以為半澮  
半道皆以回曲故又變之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  
本亦十里也其一步二尺已入右面所計矣 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  
九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  
步又為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八百九十八步有



八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

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

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之一步二尺

之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

展步尺之詳見上此後凡不相笑而但言成數者蓋前有

類者矣覆尋之可見也

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

百為畝是為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兩面

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

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

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

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  
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  
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  
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  
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  
九十九萬四百六畝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夫折之  
則又為九千九百四十六畝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  
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十六畝四十七

步有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

以九萬夫言之

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畝五十二步三十二尺

四同各四面

皆有接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

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一

夫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

吟湫涂澮道也

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吟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八夫有一畝六步

二十四尺凡稍地二十同同九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

田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畝二十

七步有四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吟湫涂澮道也

以一

百八十萬夫言之則遂徑溝吟湫涂澮道所占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

十四曰按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

之角

角置四同者也

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二萬

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

畝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

澮道也

以二百五十二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畝八

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畺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

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

正置十六同者也

四角四同各二面

有接二面無接

同曲故也

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成

以自內視

角為前

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增

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 後左右兩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各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其增占二百三十七畝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左右兩角二成每成

之一面變其半泚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泚半涂以為半泚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泚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一百五十八畝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泚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



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  
邊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  
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  
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  
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  
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畝有四步一十  
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

四畝有四百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

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畝有四百一十六尺其餘

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

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

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畝九十五步二十尺

凡畝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

計三百二十四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

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

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

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

占六萬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畝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洫涂隔於澮道隔

於川所隔之處必有橋焉川之水必決路而洩之以歸於大川各隨地勢所向不可定其隔處井田之徑畛涂道亦如鄉遂為橋澮之水亦洩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康成謂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此為橋梁亦明矣匠人職澮之下曰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蓋謂大川也以此察彼知其皆然

是都鄙之田制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億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繫子之論詳矣其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處

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正為此  
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然此纔謂農民其餘  
有百工商賈庶人在官者凡此之類抑又多矣載師職  
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康成謂廛民之區域也里居也遺  
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康成謂鄉里鄉  
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  
謂郊里郊所居也賈釋云鄉里據國中即六鄉之民居  
在國中載師以  
廛里所任  
地是也郊里據在郊即六鄉之民  
所居郊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

在國中外至近郊遠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以頒

田里夫一廛田百畷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

舊說廛者二畷

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畷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畷為正甸地既一廛五畷則郊內國中亦各五畷也

然康成注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

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畷是廛里不謂民之

邑居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

於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為

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畷

為七萬二千九百畝盡以為遂民之居一家五畝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况王宮祖社朝市國宅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七萬五千家於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來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為不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曰室蓋鄭以六遂居在

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經意但以室數為家數豈分於城之內外與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一厘五畝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論以六鄉為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覲觀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於庠序習禮義為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為之鄉為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

夫工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  
比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  
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於  
鄉遂可也曰既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曰聖  
王敦本尚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亦有常  
數其餘並寡矣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於市  
朝當在國中乃為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數願聞其悉



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  
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  
之地家三百畝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歲種之  
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  
三歲一種故家三百畝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  
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  
如之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下地夫田百  
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

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鄉之田未見明文惟小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覲觀之若以為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畝數推其收入亦必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蓋是六鄉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鄉分之則塲圃宅田士田賁田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在其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畝數但以其

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

以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焉其實皆百畝也

地有

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  
七六五者舉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據遠郊之內田二

十萬夫

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

其不為萬夫之川者又有一十

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畝七十九步四尺

近郊

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遠郊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畝七十步八尺蓋以

為六鄉之田也里也

里居也

塲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

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則王城之外有

環涂

環涂七軌

有野涂

野涂五軌

有郊

四郊皆有神兆

有明堂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

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官方三百步

有藉田

藉田千畝

有學

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樹

榭所以講軍實足以臨見王之士卒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其執殯在城之外也

亦

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

其不為萬夫之川者亦未計出五溝

五涂所占也下同

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或曰郊內無餘夫之

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鄉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

鄉可知矣亦計郊內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

二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畝七十四步八尺蓋以為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鄉有餘夫而於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所受之田屬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溝樹之矣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為公邑曰郊內

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徧王國故雖以待餘夫不復別稱為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覲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廣或弗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同

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畷地三

十六除名山大澤不以盼

凡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不廢悉以班之

其餘以

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  
其食邑采地之內則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餘亦或有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  
又弗能容則亦當出耕於其所近公邑其人則繫於都  
鄙其田稅則歸於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  
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康成謂去山陵林麓  
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  
畿康成固知都鄙為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

亦如甸地為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  
路以達於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  
以為道路於田間者非妄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內通於  
國外通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省  
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槩為萬夫之川以至於畿  
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誠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治之  
後復欲爵祿於人又取之以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  
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采邑之增



無世無之苟今公邑盡為萬夫之川他日造都鄙為井  
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萬夫  
之川非制也以觀論之甸地公邑自依六遂萬夫之川  
稍縣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遠隨宜而  
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  
畝再易三百畝凡三等遂地授田則有上地田百畝萊  
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凡  
三等鄉地授田則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雖以地利差其口數其田實皆百畝凡一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及甸稍縣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須定有一百畝不易者二百畝一易者三百畝再易者合六百畝而三家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已失之矣況其積筭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

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備舉鄉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躬相地宜而頒之不敢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為一等百里之國也

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

采地為一等五十里之國也

稍疏者同

大夫采地為一等二

十五里之國也

最疏者同

又其注載師謂家邑大夫之采地

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則三

公百里之國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

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為百里之國一

是為三十六國也縣地二十八同同為五十里之國四

是為一百一十二國也稍地二十同同為二十五里之

國十有六是為三百二十國也此其大畧耳苟有名山

大澤占之則依所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

食之不盡則以其餘為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

三人

其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此三公兼之

卿十有五人

三孤六官及六卿大夫每鄉卿

一大夫則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三百三

十七人

煩不備舉

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

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為二十五里之國三

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

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

縣地為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有名山大澤占之  
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十有五人  
其餘地蓋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此乎雖王之  
母弟庶子衆多畝地弗能容之取於此亦可也又其餘  
乃以為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太  
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禮而商因  
之者也其地則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  
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祿蓋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

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祿不得不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觀對曰按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

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餘三者不出於

田里故

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

不舉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筭泉但漢法筭泉人百二十周之賦

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司農注引孟子云廬無夫里之布其意



可取蓋凡稅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麻則輸其布帛唯廬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廣無所樹藝則課之出泉布亦料其廬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為者則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為功而出泉布難為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稅粟

周禮不為屋但以三

家之稅粟倍文以稱之焉

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粟倍重

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謂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蓋勤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稅閒而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稅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田之獲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畧自國以至於畿稅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

秦林雖重  
顧亦少焉

皆以役多少參折之也此

賦稅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謂周稅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質舉

近而畧遠也後儒耳目不接得其畧而失其詳因謂皆

什一也夫周禮豈可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

什一者亦猶是也

後凡言什一者意同

或人又問曰幸卒業於賦

稅矣其所以制軍旅具車甲願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

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

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

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

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草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

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

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

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矣

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數不滿則亦依數減之矣以一

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  
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稅其旁加者甸旁  
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觀謂溝洫始為之也則  
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稅乎今觀  
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  
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  
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具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  
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謂周為公田公田百畝其二十畝以為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畝以為私田通九百畝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論語孟

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為異稅夫無公田康成以為周之

畿內用貢法

稅夫無公田夏之貢法也

邦國用助法

制公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

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國而



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歸於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之者乎苟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觀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為商之

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  
方遂變之故言周為公田者其原在聞之於文武之時  
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  
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曰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之文其詩  
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則疑之之辭也既疑周為公田故至滕  
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  
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  
畝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畝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  
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  
何以上文云周人百畝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  
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蓋以幽王政煩賦重君  
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

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專指曾孫為成王夫孝孫曾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其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祖有國家君子取其廟中之稱而稱之曰曾孫皆可也豈成王得專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也苟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

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稅也且孟子

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

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決矣獨至周詩

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

謂答畢戰也

顧亦先後

反矣

先言徹後言公田也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晦左傳曰初稅晦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覲謂魯之先田稅既定

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之後或頗墾闢以有餘晦宣

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過藉蓋丘明謂周家雖

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稅穀亦不過商時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義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籍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焉是皆舉商禮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之子孫其服行尚依商禮

禮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

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而論語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  
先祖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  
先儒徒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  
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為  
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言益  
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盍徹與實止謂周家什一  
之徹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春秋論語  
孟子皆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解之者非也

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於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頑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藉穀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禮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定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乏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為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



雖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馬其餘十井為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為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諸侯羣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下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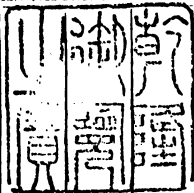
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為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  
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  
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敢變之何  
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  
不改也况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  
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已故經始司馬法待其  
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勲未集武王克紂而崩周公  
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因否則革廣以衆制而

為周禮焉益無過也曰文王聖人也其為書安有否而  
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  
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  
國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為鄉  
遂次之為都鄙或滿以萬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  
不言其田制其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內欲  
知遠者本諸近茲不待備言而可鑑也大哉周公乎接  
文武之聖救商人之敝以之為禮禮無不中以之為政

政無不和土天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爭先為之限也  
口天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為之業也率飽煖之  
民而納之於仁義驩焉可不反顧矣其曰兼三王不亦  
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何  
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擇其善極數明用會異於  
同勁正備具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作三  
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之圖三

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頗高廣故別行不綴於篇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觀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如  
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盱江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

二十至  
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羅萬選

謄錄監生<sub>臣</sub>倪景寬

謄錄監生<sub>臣</sub>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二十

宋 李覲 撰

潛書 廣潛書 野記

潛書十五篇

并序

泰伯閒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警憲邦國遐探切  
喻辭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謗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  
乎乃命曰潛書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



桑桑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甘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

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狗

跪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無人  
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資暴而畜之者  
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於是乎取之今且  
使民無搖手於其間則何待而粒之哉吾見其無遺種  
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絕其類乎仁者不為也抑將奪  
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也嗚呼浮屠之仁  
歟止於是而已矣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福

而怠脩則轉而之禍怛禍而思戒則易而為福若是則  
龜筮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者常失  
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必治亂

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率故  
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與馬女  
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  
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  
溺焉耳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齧利以封已趑趑笑

呵晨作暮已從而視之犬言珥裾未始有變而其人且  
囂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為對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  
冥冥沒沒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殺民  
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  
母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成之以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  
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符瑞無民  
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然則恃母之尊而

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為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役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爭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覲心者幾希

矣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為是戒也夫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武之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是以庸君中材袖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噫後之人其可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為羊豕擾而

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纂卓弑是皆有過人之才故能梏同列之手使之無動才乎才有德以為功無德以為亂官乎人者宜如何聞之曰無德而才猶資盜以兵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為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醫賣債有平管徵司隱王心察察嗚呼秦漢之國亦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

奈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必  
絕而親去而君剔髮而偏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不知  
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之田而  
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而吏不  
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為諸侯逋逃主而諸侯伐之  
佛為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為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咸



信而懼矣若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誅時人將指而唾今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有美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若繼之曰侈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犬之無事時叱則走遺骨則爭及其噬人也臨之以箠而弗抑役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受天子祿守天子土械姦民劾情吏而致之法上官一言巨

室一金則解而出之不待旦晷勢而懼懷賂而喜要首  
搖尾良夫之耻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也  
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為之助焉政毀於下氣變於  
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賦人未空其帑而水旱之酷已  
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癘疫之行已殘其命矣是  
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丘山矣此宣天之  
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不速故也嗚呼

為人上者無為天之所助戒哉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惜則臧獲  
必笑子之在母也違而出閭則啼呼不安指其父則嘻  
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歸然而角泠然而  
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逐醉飽背庭闈而  
諂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從親今以自  
養而忽之病尪聾瞽未嘗去膝下智者果孝之賊矣噫  
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慙於嬰兒賢母不願生

才子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簋簋牲幣廟以王  
禮食

祥史

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  
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夫悲夫

廣潛書十五篇

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栖山巖即而廣之  
復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不能  
止者乎

聖人以道彊

其

人乎奚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也

人有之而不自意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因其

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

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

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

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

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觴食豆以善鄉

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耻辱以遠

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  
小而遺大瞭利而眊害神罷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  
月之憂慶未徹席而弔位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  
榮繼之屈已以從物蓋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  
輕去此而適彼是不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受命於天乎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於  
人從俗是也背國而從偽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天而  
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人誰無過與孔門高弟自宰我子貢冉有季路或不免於譏今茲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其為寶也若砮砮甚粹密焉猶為石也石而缺斯棄之矣賢者之責也脩故小過孔子譏之今茲之所謂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茲之所謂罪者刑戮而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啟之者妾婢寡則無怨女婚

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戕於性女什  
於士閨門之內不見德而見色吁已則為之而謂人已  
乎

浮屠法其有功於茲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猷畝其  
庠則手於工足於商為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然父  
母不得私其子故諸餓莩而已矣今夫閒民童其首而  
衣之緇所之飽煖而安肆是有功於情也古之教者曰  
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猾陰賊恤其謫之及乃美僧飯



大佛屋謂之懺悔因施施無復色憂是有功於惡也宮室之度非財不侈巨木丹碧庶人鮮或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浮屠無藝不憚窮山裂石必致之淫巧日富焉是有功於末作且寵奇貨也苟去浮屠氏是使情者苦惡者懼未作窮奇貨賤是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嘗學斷獄乎吾為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尺寸

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而弗問而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蓋猶有過徒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之況其庫者乎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率民講報應以威之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也吁亦是矣雖然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親疏不別是夷狄也爾之

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招權鬻  
獄汚吏事也爾之見性而不漸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  
赤子不得成人也見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  
而之他率斯道則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忠其上絕其  
維而逸之野鹿焉疾子喪心焉孰謂天下國家也以是  
窮之而弗聽者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異  
而浮屠何其介哉彼此盡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惟人

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閒捐孺子而奴之厥初未有  
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已而終焉  
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怨曠奈何其欲陰陽  
之和也

為禮不為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禮  
而利之圖雖在執或可以貨取故囂囂者舉疑其上浮  
屠氏睨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夫古之事上下神祇也  
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吉土而壇

牛必在滌三月然後用齊明盛服惴惴惟恐其不稱也  
今浮屠埽民家而召之且贊之謁佛畫坐誦累譯之言  
謂之加持吁孰謂天地之大而為一飲食若臣僕然乎  
蓋疑之者漸也

善賊者必搏人之親愛而質之攻之則并殺縱之則幸  
而生孰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善賊者必誘時之貴  
仕而質之飾情以為廉借力以為勤一釣而得舉則負  
其執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以其民故

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剗剔億萬人其罪在此不在彼也戒之戒之無為賊子所質

後之俗何其粲粲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帷帟粧櫛之不逮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車以嫁故民刑於爭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耻其不若人也正其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畜財千萬朽貫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庶且讓也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命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待其敵而後禮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彼穠矣之詩斯妄言乎

仁義曷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求諸篇蓋彬彬焉而士大夫諱讀職教化者不以是病也遇哀而哀哀忘

則已賢者無以節不肖者不免焉吁微三尺法幾何其  
不錦衣而舞榭也法禁怯而不禁豪禮則左右而勝焉  
知禮而違曰吾能不自愧乎知禁而犯曰誰敢言哉雖  
然士大夫未見其尊親也夫燕雀必有啁噍之頃焉哀  
而不以禮是以燕雀送其親也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篡之流連遂至於今彼邪人者  
猶以為歟也又取而歌其淫辭音之動人也多矣而其  
言及牀第焉中材兒曹狂舞怨泣之弗暇人道於是愈



無別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盡也吁仲尼弗復司  
寇矣是螻蟻不得飲血於兩觀也

法言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吾嘗策之  
矣為道乎實不待率也為利乎以利輔道斯嚮道矣誘  
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句小吏賤人或勉為  
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德而試其言冠綬之  
下或屠販之器也吁今之立乎道義之門者聞人足音  
蓋欣然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  
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立師  
也學校廢師不命於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  
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  
戎不足恠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

野記二篇

并序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  
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  
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廩菽粟耗于馬腹饑餓  
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甌釜噫今之絕故賤而友  
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迹之地霧  
雨所盪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田畝  
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暖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  
農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變水腐

狼藉道側願為糞土燕弗可得矣噫安爾類計爾材不  
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盱江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二十一

宋 李覲 撰

慶厯民言三十篇

并序

慶厯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學其秉心也勞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為編戶以死終無一言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為慶厯民言凡三十篇

開諱 備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永

謹聽 辯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精課 懋節 崇衛

省盜 釋禁 南畝 敵患 東士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農 復教 孝原 天諭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  
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  
高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為諱者是

不智也聞死而愠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爭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誠毫社忌子卯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諺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擢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從欲之有乎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  
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敵輕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闢自謂  
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  
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  
者不肆野者不稼彊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  
刼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幸而有主則  
將雨其槁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  
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

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審姦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賊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謀行亂作國家敝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史臣之筆也

觀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

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縶君之耳  
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  
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敵之然曷足怪也故邪臣非不  
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  
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  
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  
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駕稱騏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貴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羣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

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其亦慎其合乎

慮永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決河

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久安而內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寤然祖德或未沒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為帝治不在已囚拘旒纁之下弗獲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遠無謂未足患將為子孫患彼具臣者寄位如邸舍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為萬世計不可溺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況倉卒之可虞哉

謹聽

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懷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忽悅而不可見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懷諫則衆笑之矣彼非



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讒之害顧謂之諫者非諫  
謂之讒者非讒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讒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  
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刳  
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我也嗚呼艱哉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儒  
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則為

福不得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文如虎  
斯翼固攫人於都市耳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  
為去聲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  
矣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災惑解多壘  
則曰獫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  
德無為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  
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變化不可勝窮故助  
王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

也嗚呼用儒至此是秦之湯火有不妄也

廣意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決  
斷為事業靜則為懈惰為因仍為逸樂動勝靜則昭靜  
勝動則聾聵理必然也升高居廣出外行遠明視達聽博  
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陽得其宜  
則勝陰深宮重闈時坐數卧治容巧笑厚酒和聲俳優  
伎巧說媚譖慙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

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修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當御  
不得進鄭聲佞人舉放遠之懼陰之勝陽也五載一巡  
守至於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  
春耕藉四仲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  
享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  
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  
陰也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  
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

以誣上一降席則指為過舉是背經違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豈有異哉然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內嬖亢夫人者六豎刁以自宮愛易牙以蒸子幸終於五公子爭立死六十七日而殯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塋驪山終於項籍

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椁禍生於欲誠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爲之矣何自苦如是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智以天地未足為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樂其有麋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其誰曰不可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仁者愛善  
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  
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者天下  
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諡以仁聖湯初  
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寬仁武王梟紂白旗而  
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  
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  
聖人所謂仁也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

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為仁是輕國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著則法行威克則臣懼而後治可圖也

###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欺下則民心惑下制上則君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其漸亦足憂也夫為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



矜聞者爭也洪範有大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彼作  
事不咨於衆慮不待盡而輒行使人有以詬病是初不  
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政  
治不可從民欲耳彼有沮之則不計利害大小而遽改  
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猷入告而順之於外曰惟我后  
之德彼議一事則夸以為功使其黨間而疾之是言者  
矜也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彼  
聞人之功恥居其下雖善必沮是聞者爭也人主能知

弊之所在則可以行令矣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  
帥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  
則悖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上之好  
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畧今文變白為  
素析一為二以希世願用一易其褐則言且忘矣何有  
於事而况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嗚呼天下

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讎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止幸

亂始於恩怨始於幸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幸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籲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入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夫萬物以類

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王者純  
於玉則昏知其賤不免於用昏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  
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敗其官不幸大矣而况  
怨且怒哉

### 裁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朝  
驩兜共工尚相歎美矧郡縣之遠聰明所不接邪賢人

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達而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剥道成矣

盱江集卷二十一